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3)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

第二輯

（一九四九年以前）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編輯委員會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

(3)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3）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舟山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6 字数150,000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 4299·015 定价 0.95元

目 录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计量问题……唐传泗 (1)

析微见功力 数史如家珍

——学习唐传泗同志的治学精神……徐鼎新 (28)

上海成为旧中国金融中心的若干原因

……洪葭管 张继凤 (32)

缫丝工业在无锡近代经济中的地位……严学熙 (54)

轮船招商局创设过程考……徐元基 (68)

学术机构介绍

江苏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和张謇研究中心……严学熙 (84)

重庆市档案馆的馆藏和编研工作……王振声 (85)

广东省明清经济史研究会简介……黄启臣 (87)

* 外论选译 *

中国最近对民国时期经济史的研究述评(上)

……【日】奥村哲著 池步洲 史济今译 (90)

◇◇◇◇◇◇◇◇◇◇◇◇◇◇◇◇

◇ 书评·新书介绍 ◇

◇◇◇◇◇◇◇◇◇◇◇◇◇◇◇◇

台湾“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介……陈 绛 (116)

- 《晚清洋务运动研究》介绍……………刘学照(127)
-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评介……………宋海文(131)
- 王业键《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税》内容简介
……………高王凌(134)

国内学术动态

- 严中平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
……………陈争平整理(140)
- 宓汝成谈近代中国外债史上的几个问题
……………潘君祥整理(145)

国外学术动态

- 上海资本家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八十年代美国史学界的一个争论
……………【美】S.高家龙(155)
- 白吉尔介绍法国现代中国研究及资料中心
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161)

中外学术交流

- 访日学术交流杂记……………丁日初(163)
- 简评《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浅析》
……………【日】芝原拓自著 韦特孚 史济今译(175)
- 关于《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的几个问题
……………【日】金丸裕一(180)

就有关申新纱厂的统计资料问题答日本读者
.....黄汉民 (186)

| 史料简介 |

民族资产阶级早期活动的实录
——《居易初集》简介张景岳 (193)
一个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典型
——读《金城银行史料》顾加融 罗炳光 (198)

❦ 简 讯 ❦
❦-----❦

洋务运动史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今年八月将在
兰州召开..... (207)
一套中国经济史论著索引已经编成..... (208)
《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即将出版..... (210)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恢复
举行不定期学术报告会..... (211)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计量问题

唐 传 泗

我这里谈的题目，不是指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学中的应用，虽然计量经济学往往以经济史的数量分析为出发点（根据经验数值，求得相当参数）。西方计量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至于我们今天倡导的有待建立的“数量经济学”正在研究探讨之中，名称尚未统一，在苏联也还有所谓“计划计量学”与“经济数学方法”等名称之争。因此，如何在马列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切实可行而有效地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还需要经过批判改造和实践的过程。这里也不是谈经济统计学，虽然进行数量研究，统计方法无可代替，必须熟悉。但它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研究和讨论数理统计方法在经济上的应用；在社会主义国家，是论述国民经济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两者都不可能一下子介绍清楚。我主要是想谈一谈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迫切需要增强数量观念。那末，我们如何搜集和整理数字资料，怎样开展“细致的定量的研究”，推动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把它提高到应有的科学水平？我想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一点情况，并谈谈个人的一些意见。

一、加强数量观念

建国三十多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武器，批判了旧的观点，探索了许多新的问题，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在五十年代，出版了不少有份量的资料和专著。但是，应该说我们过去的研究，比较缺乏数量观念，至于“细致的定量的研究”，那更是谈不上了。可是六十年代后期以来，国外研究中国经济史而利用我们本国资料从事于定量研究者，颇不乏人。在美国，有珀金斯的《中国农业发展史》、侯继明的《外人在华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章长基的《解放前中国工业的发展》、赵冈的《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肖良林的《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等；在日本，有岛一郎的《中国民族工业的展开》和清川雷彦研究三十年代中国棉纺业的著作。这些著作或者纯属统计数字的计算与分析，或者是根据定量的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中，迄至现在还是比较强调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所谓质的分析，不大注意数量概念，在这方面停滞不前，越来越显得落后了。造成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固然有很大关系，但不能完全归因于此，还有它历史的社会的根源以及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

首先，我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够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我们留下比较系统的完整的资料。要进行定量分析，很多工作不得不从头做起，而事过境迁，搜集整理比较困难。凭借研究者个人力量，往往窒碍

难行，研究者视此为畏途，并非无因。多年来我们又未能有计划地组织力量进行这项基础工作，填补空白。

其次，小生产的势力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比较大。缺乏精确的数量观念，可说是一种封建传统。我们历代文献中谈到的数量大都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令人不着边际，莫测高深。比如，说价值高，就是“价值连城”；说不值钱，就是“弃如敝屣”；说灾荒严重，就是“赤地千里，饿殍载途”；说耕织结合，就是“家家机杼”等等。至于屡见于文字中表达数量众多的“无算”、“亿万”等词语，无不表明我们祖先对于数量概念的轻视，这种传统影响至今并未能完全消除。

第三，就理论认识上的片面性来说，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批判资产阶级数量分析的辩护性、虚假性，当然是必要的，今天还不能忘记这一点。但是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免会束缚人们的思想，而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因为片面强调其辩护性，往往忘记了资产阶级为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为着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获取最大盈利，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他们在长期统治过程中，已积累和发展了一些有用的数量分析方法。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玩弄数字，统计方法的不科学，片面强调质量的分析，往往不自觉地贬低了数量分析的必要性，忽视了质与量的辩证统一关系，忘记了质变是以量变为前提，一定的质量往往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因此，经济史研究中比较习惯于抽取个别事例论证自己的观点，热衷于原则概念之争，从原则概念出发，做些逻辑的引伸和推理，而不愿做艰辛的细致的数量研究。

吴承明同志最近谈过，不大注意数量概念，不作定量分

析，也就可以把小事看成大事，把局部看作一般。他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发现过去研究景德镇瓷业，常把瓷业的不发展，归因于官窑占用技术劳动力。经过定量分析，官窑的产量和占用的技术力量，都不到民窑的1%。这个谜也就破了。所以，加强数量观念，首先就是要搞定量分析。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这就可以破许多假说，立论方有根据。

二、数字资料的搜集

（一）确定搜集数字资料的范围及对象

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料浩繁，虽然完整的、系统的统计数字奇缺，但是片断的、零星的、局部的资料仍为数不少。究竟应当搜集哪些资料，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一般说来，它取决于研究的课题和目的。凡是与研究课题直接有关的数字，固然必须搜集，就是影响这一事实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结果的有关的数字，也应尽量搜集，以便分析研究。其次，研究的目的必须明确。是预备提供新的材料，论证新的问题，还是发现新的规律，这三者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就是说因为我们提出了新的定量材料，材料本身就足以否定或者验证某种观点或假说，从而发现新的规律或理论。新的定量材料是基础，而正确的分析研究方法也关系到研究目的能否实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个理想，因此切勿好高骛远，标新立异，而要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量力而行。确定研究目的、着手搜集资料之先，必须对前人研究成果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客观条件如何？有无可能？主观上个人的能力、时间能否适应？否

则，搜集的资料不免挂一漏万，残缺不全，或者东拼西凑，不得要领。比如，中国国民收入的估计，过去曾有些人试图或已进行过研究，但成果不显著，巫宝三等的研究较有正式结果，比较受到注意。这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材料较为齐全的1933年，他们有一个班子，有专门的时间和经费，这个班子成员比较具备这方面的业务修养和能力。就研究者个人来说，在这三个方面能够有其一点的成就，应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不论是经过搜集整理、分析计算，提供了新的数字材料，还是对已发表的数字资料尚未被利用部分，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新的问题，都是对近代经济史的定量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搜集数字资料的方法和来源

一般统计学中所讲的调查方法，大都针对现实的大量现象的直接调查而言。搜集历史数据，无法直接进行调查。不过搜集数字资料的一般原则，仍然应予注意。历史数据的来源，可分以下几种：

1、根据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计算的资料。例如几种《近代工业史资料》对早期设立的厂矿家数和资本额，根据设厂的原始记载，进行逐年统计。徐义生的《旧中国外债史统计资料》、严中平著《中国棉纺织史稿》的纱厂一览表和纱厂设备数以及《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等，都是逐项或逐家整理出来的。在数字奇缺的情况下，为弥补历史数据的不足，这个整理极有价值。不过工作量很大，材料不易搜集完全，时间上也难求一致。

2、利用过去已发表的直接调查或整理的资料。这类资料就是我们习惯上所称的第一手资料。它包括公私机关团体

的调查、企业的会计报表和帐册等。来源有：

(1) 官方机关公布的业务或公务统计。例如北洋政府时期的《农商统计表》、国民党政府的《统计提要》、《铁道年鉴》、《交通年鉴》、《财政年鉴》、《银行(金融)年鉴》、《海关报告》、《农情报告》，等等。

(2) 公私机构的专题清查或调查报告。例如，1930、1933、1947年举办的全国工业调查，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1912年内务部的户口清查，1929年内政部的户口调查，1929年铁道部的《经济调查报告书》，《矿业纪要》，《华商纱厂一览表》，各地编制的《物价指数》，等等，都是规模较大或时间较长的调查。至于公私机关或研究单位的个别专题调查已发表者更有多种。

(3) 企业的会计报表和帐册。企业史或行业史资料，大量利用企业的档案，其中包括企业的报表和帐册。此外，《中国股份检查报告书》、《征信调查报告》、《证券市场》、《银行周报》以及报纸发表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计算书等资料，有关《工业史资料》也曾大量利用。

以上来源，仍是我们今天取得数字资料的主要根据。一般说来，这类资料大部分还是比较完整，比较可信的。但是，有的由于调查统计方法的不科学，不免错误丛生；或者由于目的之不同，有的还不能直接适应我们今天的需要。利用时首先需要注意他们调查统计的目的、范围和方法以及指标的含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方面还有很多资料尚未被充分利用，有待我们的发掘。比如，清政府责令各地方官员按期呈报当地年景和物价情况，甚至建立月报制度。明清档案馆藏有此项报告。惜乎尚未利用，也未进行有计划的整理。

3、利用前人经过系统整理分析的资料。这类资料近似习惯上所称的次级资料。比如，《海关报告》的对外贸易统计数字比较系统完整，过去曾有不少单位和个人利用《海关报告》统计重新整理计算，早期有杨端六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最近美国出版的《中国对外贸易统计》（英文）都是根据《海关报告》统计进行系统整理计算。龚骏、方显廷等人有关工业的专著利用《农商统计表》和《华商纱厂一览表》的资料整理分析。吴承禧的《中国的银行》一书利用中国银行发表的银行统计资料。郑友揆的《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的发展》一书则主要利用《海关报告》、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加工整理、分析计算。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一书，也主要根据雷麦和日本人的估计材料，重新分析计算。这些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更是专门适应研究的需要而整理选辑的。此外，个别专题的数字整理计算，散见于书籍报刊者更多。这类材料经过重新整理计算，或提出了新的问题，或修正补充前人直接调查材料的不足，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重要来源，而且利用这类材料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但利用时应研究其整理分析或加工的方法，判别其适用范围和可靠程度。

4、转述的数字资料。它指前人在书刊文章中所引用的各种数字资料。对这类数字，必须追溯其来源，与原始资料核对后，再行利用。否则，以讹传讹，难免错误百出。如果这些数字没有注明资料来源或说明，一般不宜引用。

（三）对各类不同的数字应予注意的一些问题。

统计数字具体表明社会经济现象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

下的某一方面的特征。脱离时间、空间概念的数字，只能是抽象的数字。时间有长短，空间有广狭。以时间来说，有时、日、月、年，甚至更长。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数量指标，称做“时序（间）数列”，它分为时点数列和时期数列，前者表明一个时间终末（年末、月末）的水平，如工厂家数、资本额、工人数、库存量，等等；后者指各个时期的共计数量，如盈利额、生产量、原料耗用量、工资总额，等等，它的数值随时间扩大而扩大。时期数列可以相加，而时点数列只能求其平均。以空间来说，一般都是以行政区域为主，实际所指是当时中国政府权力所及的地区，而近百年来又曾有一些变化。如“全国（中国）”一词所指的地区范围，在1895年以后固与1894年以前不同，1931~1937年、1945年~1949年彼此之间以及与先前时期也有所区别。就是“上海市”的概念，由于租界的存废，它所包括的范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以前也并不一致。因此，我们搜集和利用旧的统计数字时，时间和空间概念首先应当明确。

表明社会经济现象各个方面的特征有许许多多独立的、个别的统计指标的数值，各类不同的数字，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按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下列几种。搜集利用时必须注意。

1、表明某一社会经济现象总量的数字。它指直接计量加以汇总的指标数字。如人口数，土地面积，商品的实物产量、销售量、成交量、进出口数量，工人数，工资标准，商品价格，铁路长度，船舶吨位，货运量，等等。这类数字都以具体的单位（实物或货币）来计量，对于计量单位切不可疏忽大意，以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旧资料常用的单位有

以下几类：

(1) 简单的实物单位，它包括自然单位、包装单位和衡量单位。自然单位指个数、头数，比较简单。包装单位因商品和市场习惯而不同，如棉纱以件、面粉以袋、香烟以箱计。衡量单位即表明长度、面积、重量、容量等单位。旧中国度量衡制度不统一，极为混乱。以表明重量的单位来说，有英制、旧制、市制之分，而旧制中又有库秤、漕秤、磅秤、丝麻秤等的不同。以表明土地面积的亩来说，曾有人写出《亩之差异》的专著。搜集资料时就应注意不同单位之间的折合比率。

(2) 标准单位。为着研究和比较的需要，有时有必要把简单的实物单位折合成统一的标准单位。如计算棉纱、棉布的产量或棉纱、棉布的单位成本，往往把各种支数棉纱折算成20支棉纱，棉布折成12磅细布。研究生活费用和消费水平时，按等成年男子单位或标准家庭计算。

(3) 复合单位，表现为复名词，如货运量按吨公里计，客运量按人公里计，电力发送量或消费量按千瓦时计，劳动消耗量按工月、工日、工时计，等等。

(4) 货币单位，凡计量金额或价值都用货币单位。旧中国币制不统一，历史数字使用的货币单位更为混乱。早期用千文（或串、吊）或银两，而银两常用的已有关两、库平两、湘平、砵平、规元、洋例等多种，后期用银元也有大洋、小洋之别。至于以英镑、美元、法郎等外币计值的，还须注意它们与中国通行货币的汇兑率的变动。

表明现象的总量数字中还有经过综合加工用以反映国民经济总体的总量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

民收入、固定资产总额、货币流通总额、国际收支等等。对于这类数值还需要注意其综合加工和估计的方法。

2、反映某一经济现象一般（或典型）水平的数字，即平均数指标。平均数为大家所熟知。历史资料中利用的平均数有：

（1）算术平均数。它的用途最广，一般所称的平均数即指算术平均数。如平均工资、平均收入、平均产量，等等。

（2）众数。过去比较棉纱价格和成本，早期以16支纱为准，后期以20支纱为准，就因为它产量最多，即含有众数的意义。

（3）中位数。总体各单位按其数值大小顺序排列，居于中间位置的数值。一般所称的中等收入、中等工资含有中位数的意思。

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业》一书在比较各国在华纱厂的大小时，曾对纱厂的各项指标分别计算算术平均、中位数和众数（见该书第234页、第77表）。

（4）倒数平均数。对商品计价标准，以每元购得多少数量者，则用倒数平均法计算平均价格。

（5）几何平均数。旧中国编制的物价指数，一般采用几何平均法。在计算平均发展速度时，常用几何平均法计算。

各种平均数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计算方法，选择利用时可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情况、所欲说明的问题而决定取舍。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平均数应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即根据足够多的